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二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畧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慕容德偽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

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為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為梁州啟轉崇祖為義陽王征北行叅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

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  
崇祖仍為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  
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為質崇祖妹夫皇  
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  
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  
板為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  
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  
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偽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

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  
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  
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  
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  
駭不可斂集鄉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  
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  
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  
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明帝曰淮北

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為淮  
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躡咤事功可立  
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為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  
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算欲尅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  
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啟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  
進可立不世之勲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  
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

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  
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為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  
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  
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  
沮在朐山南崇祖啟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  
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偽彭城鎮  
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耻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  
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

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  
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為東海太守初崇祖遇  
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  
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  
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  
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  
部曲還都除遊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為持節督  
兗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太祖踐



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  
衆以送劉昶為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  
莫可徙為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偽梁王郁豆  
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  
衆我寡當用竒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  
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  
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  
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  
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  
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  
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  
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  
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  
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

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  
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  
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  
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  
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為  
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啟上求

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  
祖慮虜復寇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  
下蔡既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  
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  
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  
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  
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  
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

陂田世祖即位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  
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  
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  
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  
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  
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為異便令  
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

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啟頻煩升  
擢溪壑靡厭寔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  
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  
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為表裏  
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啟聞除惡務本刑茲  
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

焉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  
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  
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  
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叅軍隨同郡人劉胡領  
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  
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  
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  
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為長史兼行

叅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叅驃騎軍  
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  
帝乞本郡事平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為雍  
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  
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畧義成扶風界刺史  
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  
走之徙為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為  
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為之備



乃起敬兒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  
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  
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  
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  
休範喜召至輦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  
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

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舩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淪下叫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

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欸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

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  
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  
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  
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  
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  
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  
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  
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

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  
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  
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  
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  
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  
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  
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  
白初得賢子蹟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

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  
令云足下潛構深畧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  
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  
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為膏腴人位  
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  
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  
請為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  
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為宗社大  
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為啗以爵  
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  
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  
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  
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  
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

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  
反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  
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  
何惡逆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  
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  
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  
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  
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



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  
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  
邪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  
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  
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  
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  
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  
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

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內若德  
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  
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亾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恠  
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  
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  
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

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  
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  
當自知投杖無彊為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  
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為耻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官而官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

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  
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  
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  
之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  
同休顯啟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  
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  
手救令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

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誠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  
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  
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  
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  
邪又張雍州啟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  
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  
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

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亡裡祀  
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畧事  
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  
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  
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

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

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嘖  
笑入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  
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  
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  
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  
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  
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



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即  
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  
罔蔑宗子驅畧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  
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  
下為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  
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  
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天世

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  
為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為人臣者固若是  
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  
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  
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  
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  
視聽主上獻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  
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令乃勒兵以闕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為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為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為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  
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斂敬兒  
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  
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  
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為公增  
邑為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

宦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  
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豬兒隨敬兒改名也  
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  
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  
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堇城為郢援事平依例  
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  
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偽鎮東大  
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為孝武安北

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  
作皇太子元徽中為遊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  
有功為撫軍司馬出為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  
徵敬兒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  
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  
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  
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

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為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

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  
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  
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  
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  
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  
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  
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



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包異志在昔舍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

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  
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  
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  
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  
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  
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烏

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勲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垣崇祖傳封望蔡縣侯七百戶○

臣祖庚

按望蔡縣屬

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武帝永明二年茹法亮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

臣祖庚

按魏書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

王馮熙擊破之兩書互異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南監本作不盡誠心

張敬兒傳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臣祖庚

按通鑑

從休範傳以數十人自衛似得其實若左右有數百人黃回敬兒雖勇何能徑往取之耶

何惡逆之苦○苦南監本作甚較長

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為別○

臣承蒼

按此句之上多有

訛闕南監本無攸之與兼長史江又至給鼓吹一部

五十七字而下文其子元琰之下軍至之上却有與

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守江陵敬兒十七字文  
勢極順然不見敬兒告變一節事亦闕文也竊疑力  
授之授或是援字軍中力援因以為別八字當在第  
八頁遣使報敬兒之下第八頁當襲江陵四字當在  
此頁前八行攸之二字之下直接敬兒告變至其子  
元琰四十一字其與兼長史江又以下十七字宜照  
南監本移入于其子元琰之下軍至白水之上庶覺  
前後氣脉一一貫通第無善本可據未敢擅改耳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馮光煦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二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  
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

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使  
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  
為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啟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  
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  
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劾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為  
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

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

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  
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  
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  
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楫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  
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  
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  
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  
扶匐道路為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

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  
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  
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  
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  
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  
塞窒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  
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  
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

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為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為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為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為中領軍太祖將受禪

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  
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輦入迎帝啟譬令出帝拍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充充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  
將軍南充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  
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  
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  
為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

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  
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  
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  
諸偷恐為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  
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  
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  
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  
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既有定期僅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  
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  
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  
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  
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  
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覓  
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

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等具啟  
開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  
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  
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  
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  
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  
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

則東直六十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  
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  
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  
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  
強寶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  
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  
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  
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

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  
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  
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  
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  
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  
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中軍將  
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既固讓敬則

亦不即受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畧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初為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

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古久之至事  
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  
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  
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  
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  
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  
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



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

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  
携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  
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  
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  
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  
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  
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  
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

啟事騰徐獄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  
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  
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袞  
固已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鷓臬難改猜心  
內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  
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  
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  
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

將謀竊發朮即姻家獄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羨未聞韓彭之豐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為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寶

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  
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  
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  
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  
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  
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

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為射聲校尉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泰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  
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  
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  
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  
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  
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  
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



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啟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

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  
李俱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  
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  
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  
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  
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沈  
司室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  
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  
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  
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  
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  
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

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慙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  
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  
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十一年秋虜動詔屯  
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  
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  
年為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八入殿高宗即  
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  
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

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  
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  
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  
宴酒後啟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  
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  
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  
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  
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

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  
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  
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  
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  
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  
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  
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整輟槐陰指授羣帥  
中外慕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



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堺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死追贈游擊將

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  
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  
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  
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  
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  
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  
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尋  
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

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畧通遠克纂洪嗣四闕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闈皇陛為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狂噬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疊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為賤寵

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  
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  
廢吳郡斃震步生以為姦倖况事隆於往怪疊倍於前  
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  
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  
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  
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  
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

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  
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  
僧寄並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充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  
羣嘉驛屢至佇聽烽諜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案劍餐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  
大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畧震於  
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  
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

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  
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  
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  
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  
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  
發尋陽與胡松戰於采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  
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為拒戰之計  
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龍衣宮

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  
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  
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  
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  
西洲後烏榜村為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  
血湧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  
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  
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入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蝥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河兗陳挫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王敬則傳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

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臣祖庚按

高帝紀不載宋後廢帝紀亦無此語通鑑考異曰靈

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衛晏然不動據此

則傳固未可盡信也

明旦四貴集議○按南史齊高帝紀公與袁粲褚彥回

劉彥節更直入決事號為四貴

仲雄於御前作懊儂曲○臣祖庚按晉志曰懊儂歌者

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  
擷杜佑曰懊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絳布澁難縫一  
曲而已仲雄蓋倣其曲而作歌也

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臣承蒼按通鑑注云此即敬

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臣祖庚按通鑑作軍容又按

南史有軍容馬容如桓康為齊高帝軍容蕭摩訶馬

容陳智深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然則通鑑容字或容字之訛也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二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逸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後也祖昶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

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  
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  
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  
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  
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為驃  
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  
初為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



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  
私附得數千人土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  
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  
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  
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啟求還孝  
武荅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  
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  
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莞

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  
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  
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  
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  
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  
仲蚪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  
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  
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

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  
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  
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  
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  
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兗已沒張  
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  
救永等而官軍為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  
敕懷珍權鎮山陽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

僧嵩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壑壁未立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嵩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嵩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為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名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偽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

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  
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  
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  
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  
桃根走偽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  
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  
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  
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

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  
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  
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  
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朔  
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  
平王景素為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  
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謹平所仗賴在彼與年  
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

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  
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令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為  
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  
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為冠軍將軍豫章太守  
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為寇必請奉律  
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  
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  
為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  
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  
遣冗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  
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  
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  
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  
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



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為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為舍人懷珍為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

年冬徵為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  
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  
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  
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  
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  
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  
國右司馬建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  
增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為壽春勢援虜退乃還懷珍年  
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  
虜寇胸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  
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  
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  
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  
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  
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史齊郡太守前

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  
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  
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為布衣  
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  
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  
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  
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  
諮議領中直兵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

陽王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  
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  
拔南歸太子劭逆使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  
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  
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為建威府司  
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螫賊晉安王子  
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

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  
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  
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饋口欲斷  
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  
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擣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  
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  
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  
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

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  
戍淮陽城論績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  
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  
敕留安民戍甬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  
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偽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  
陰豫州刺史劉劬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  
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  
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

事明帝以為疑徙安民為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竝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王獠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



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  
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  
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  
冠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  
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  
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  
軍王迥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

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歷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為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

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

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  
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  
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  
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  
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胸山  
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  
至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  
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

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  
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  
戰於孫溪渚戰父鸞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  
虜遣其莧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  
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泗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  
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砦險  
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  
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没上甚

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  
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啟密  
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啟有此授尋上  
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  
故四年為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  
八贖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  
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  
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

呼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為崇詔曰安民歷位  
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  
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  
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偽北地太守父蕤東莞  
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參軍泰始初為  
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  
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

板為徐州刺史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  
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  
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為徐州督徐兗二  
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為寧朔將  
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  
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為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  
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  
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  
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為左民尚書鄂縣  
子如故會虜動南兖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  
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事寧  
為光祿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為持節監兖州  
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  
諡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修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  
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為黃門郎素輕世

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  
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為冠軍將軍永嘉  
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為守寺所列有司以啟世祖世  
祖召瞻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啟上曰父  
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  
足計既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竝為方  
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秦始初為隨郡  
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

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元初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為光祿大夫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為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

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為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啟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為持節

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為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為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

世祖即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為冠軍將軍  
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為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  
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為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  
將軍兗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  
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為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  
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  
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  
殺城局參軍唐潁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

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  
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  
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  
尋轉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  
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  
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兗  
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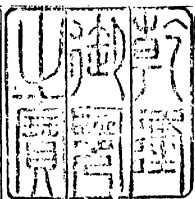
諡曰壯侯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  
和中為義陽王昺征北府主簿昺於彭城奔虜部曲皆  
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昺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  
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  
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  
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  
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



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  
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  
從世秉誠烈不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  
土謀發天機王為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卷二十七

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劉懷珍傳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臣承蒼按宋

書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  
臨海五郡為東揚州此司馬順則作亂在元嘉二十  
八年不應即有東揚州之稱未詳所謂

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臣

承蒼按南史夢見黃衣老公與藥靈哲驚覺于枕間

得之藥似竹根于齋前種葉似萑茨與此傳所載小

異

李安民傳安民○按南史民作人

城局參軍王迥○諸本同王迥南史作王回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

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及安民卒世以

神為崇○

臣祖庚

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云

項羽神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郡聽事

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王廟土

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祀於郡聽事琛至徙神還  
廟南史蕭猷傳為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祈禱  
必從後為益州刺史齊苟兒反乃遙禱請救有田老  
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是日猷大破苟兒  
又南史蕭惠明傳為吳興太守惠明謂綱紀曰孔季  
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  
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  
而卒又蕭惠荃傳惠基弟惠休永元元年徙吳興太

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  
神謹故得美還據此一項羽神從之則吉逆之則凶  
一若人之死生禍福皆神操其柄作史者每鋪張而  
樂道之難免近誣之失矣

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

二十八至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馮光煦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二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諱宋  
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  
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



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啟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為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啟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

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罔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令無員之官空受祿力  
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  
力為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修文  
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  
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  
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

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  
絺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為  
露臺蜀主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  
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誚宋武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  
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  
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  
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饈

器則陶甌充御瓊簪玉筋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  
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  
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  
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  
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  
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為寄餘  
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  
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

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  
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  
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  
氏絮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  
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  
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  
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  
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

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

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

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褻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



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  
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  
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  
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  
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矢  
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  
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  
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

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為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

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  
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為徐州刺史  
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文仲擊破  
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戍殺戍主龍  
得侯及偽陽平太守郭杜羗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  
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  
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  
攻偽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硯於

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啟上敕曰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為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為納受永明元年為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諡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

積粟躬食糲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  
田為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侯之辭不  
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  
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  
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  
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說說文秀求自劾文秀  
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

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  
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  
千一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  
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  
以乘民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為寧朔長史北海  
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為綏遠將軍  
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為屯騎校尉出為海陵太  
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櫟雜菓遂獲其利

還為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虜移  
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  
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  
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  
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  
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  
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為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

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  
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  
為安成王撫軍叅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  
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  
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長算今秋風行  
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  
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世  
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



自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  
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為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獻  
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  
苞藏賊志於馬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  
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  
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  
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  
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  
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  
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  
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  
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既

中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  
祿名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  
卿為我臥治也代高宗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  
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  
魏挾主行令寶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  
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  
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

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  
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歷正位宸  
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  
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且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  
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  
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  
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轄言芻議伏待  
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

宜存問遠方宜廣慈澤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  
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  
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泰始  
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  
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

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  
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  
以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  
一以為交州險負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  
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  
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  
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  
竝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

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

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  
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  
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  
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  
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  
於外粲秉復為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  
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辦有  
抽劔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



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  
甚出蕃不與台輔別人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  
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  
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  
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  
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  
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

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  
宣豫經夷嶮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  
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  
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從弟  
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四年為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  
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為

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  
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為  
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  
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  
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  
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絲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  
漢渚秋風起塞草哀鷗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

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  
夜厲羽韞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柹松洲而悼情蘭涵風  
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  
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  
源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  
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  
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澗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  
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

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棲玄侃達  
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西人  
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  
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  
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為綏虜  
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  
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  
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為太祖太尉諮議侃事上既

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  
尉任以心膂上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  
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為東莞令張永鎮軍  
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  
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  
中為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

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

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  
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  
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  
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  
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  
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



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畧故以此郡相處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奔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

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臺  
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  
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  
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  
勳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為持節督  
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永明二年為冠軍  
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  
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

爵付東治案驗無實見原為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  
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  
方鎮皆啓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  
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  
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從  
父閔宋孝建初為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  
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

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闕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  
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  
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  
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謚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為驍  
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為下邳太  
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  
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與始安王遙光同反

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克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  
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  
畧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奉潛  
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書卷二十八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崔祖思傳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

刺史劉懷珍南史作刺史垣護之蘇侯崔祖思以為

蘇峻

臣承蒼

按建康亦有蘇侯像宋元凶劬嘗迎入

宮中拜為驃騎將軍此自是當時淫祀未必果為蘇峻峻之入臺窮凶極暴殘酷無道建康之人豈有奉為神明而祀之者乎

寧失不經靡愧周書○

臣承蒼

按寧失不經乃虞書文

非周書也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